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七十九

宋 李燾 撰

仁宗

至和二年三月辛酉詔知廣州劉湜捕擊蠻寇緩急有不及奏覆者聽便宜從事湜練土兵葺兵器作鐵鎖斷江路有盜據山動貸罪招之不出湜知並山民居資之食即徙民絕餉路盜困蹙乞降廣人安之

乙丑邇英閣講周禮視祲上謂講官盧士宗曰妖祥之興皆由人事君人者必在修德以承天意乎

丁卯詔修起居注自今每遇邇英閣立於講讀官之次初賈黯請左右史入閣記事上賜坐於御榻西南至是修起居注石揚休言恐上時有宣諭咨訪而坐遠不悉聞因令立侍焉

辛未昭宣使果州團練使内侍右班副都知鄧保吉為入内副都知書此為范鎮有言

乙亥詔雄州採事人補三班差使殿侍者並以為本州指使　鄜延經畧司言西界阿克阿等二百餘人內附詔約還之

丙子宮苑使榮州防禦使入內副都知任守忠昭宣使果州團練使入內副都知鄧保吉並為宣政使左騏驥使英州刺史入內副都知史志聰領忠州團練使宮苑使利州觀察使入內押班石全斌為入內副都知皇城使果州防禦使內侍押班武繼隆左騏驥使榮州防禦

使内侍押班鄧保信並為内侍副都知文思使果州團練使内侍押班王從善為北作坊使彭州刺史内侍押班鄧宣言為洛苑使榮州刺史内侍押班于德源為北作坊使知諫院范鎮言伏覩近降指揮自今傳宣除依法律賞罰外餘並仰中書樞密院及所屬官司執奏今一日之中内臣無名改轉者凡五六人俱是過恩不合法律中書樞密院大臣並不執奏臣竊謂陛下近降指揮可為萬世法曾未一月而大臣輙廢不行大臣在陛

下左右號稱執政而廢法如此欲行法四方安可得哉夫天子言出而為令大臣廢令在法不赦伏乞明正中書樞密院大臣之罪以示天下知陛下之法不可輕廢內臣改轉凡九人此云六七人應是任守忠鄧保吉史志聰王從善鄧宣言于德源六人遷官餘止遷職武繼隆遷官又在二月丁酉故云六七人也　韓絳傳云押班武繼隆遷官絳封還詞頭陳其罪出繼隆為鄆州鈐轄按繼隆二月丁酉以皇城使陵州團練使內侍押班領果州防禦使令又還內侍副都知不知何時出為鄆州鈐轄當考

詔封孔子後為衍聖公初太常博士案宋史祖無擇本傳作入直集賢院闕里文獻考同此云太常博士疑誤祖無擇言文宣王四十七

代孫孔宗愿襲封文宣公按前史孔子之後襲封者在漢魏曰褒成褒宗（案闕里文獻考無褒宗之名惟載東漢永元四年封褒亭侯魏黄初二年封宗聖侯原本疑有脱字）尊聖在晉宋曰奉聖後魏曰崇聖北齊曰恭聖後周及隋並封以鄒國唐初曰褒聖開元初始追謚孔子為文宣王又以其後為文宣公然祖謚不可加後嗣乞詔有司更定美號乃下兩制定更封宗愿而令世襲焉

丁丑以旱除畿内民逋負二十七萬及去年秋逋税

己卯邇英閣講周禮大罍王洙曰祠天地之器以質信為本帝曰曹操不事質信而多詐忌何以事上帝乎洙曰天地之德非至誠之道至質之器何以動之張揆讀後漢書應劭議刑揆曰當漢獻帝亂世有司猶能守法今天下奏獄或違法出罪負冤不伸水旱之災未必不由此也帝曰祖宗以來多用中典奏讞者往往貸之豈欲刑罰之濫乎　翰林學士韓牧使楊偉等言判官殿中丞王安石文行頗高乞除職名中書檢會安石累名

試不赴詔特授集賢校理安石又固辭不拜此據會要

辛巳知諫院范鎮言臣伏見去冬多南風今春多西北風乍寒乍暑欲雨不雨又有黑氣蔽日此皆人事之所感動也黑氣陰也小人也日陽也君象也黑氣蔽日者陰侵陽小人蔽君也欲雨不雨者政事不決也陳執中為相不病而家居者百日矣陛下以御史之言決一婢死而欲退宰相為是即乞速退執中以解天意以御史之言為非乞赦執中起視事無使天意久不決也寒暑

者賞罰也乍寒乍暑者不當賞而賞當罰而不罰也鄧保吉有過於法不當為內侍都知鄧宣言不歷邊任於法不當為內侍押班為內侍押班未幾而又改官石全斌不當為觀察使未幾而又為內侍副都知其餘攀援遷改皆不應法律賞罰是不當賞而賞也陛下有旨不應法律賞罰聽中書樞密大臣執奏而中書樞密大臣不執奏是當罰而不罰也冬而多南風春而多西北風皆逆氣也風主號令主思慮陛下思慮若有為小人所

惑而號令數變易也天變之發或發于未然之前或發於已然之後皆所以覺悟人君也修人事以應天變則災異可為福祥也陛下如欲應黑氣蔽日之變則莫若遠小人近君子絀小人之言而用君子之言陛下如欲應乍寒乍暑之變則莫若追還鄧保吉等過恩而明正中書樞密大臣之罪也陛下如欲應欲雨不雨之變莫若速定陳執中進退之勢以決中外之惑陛下如欲應冬多南風春多西北風之變莫若精其思慮而不數變

號令也凡此皆古聖賢通天人之術著於經史使後世
為人君者視之以奉天為人臣者法之以事君者也非
人臣之所臆説也陛下無以臣非才廢臣所陳先聖賢
之言則臣之幸也天下之幸也社稷之福也惟妖星之
變及今一年誠消息之所先至也今春諸路無麥苗禾
種不入而山東尤甚山東盜所起處萬一盜起陛下將
何以待之妖星之變殆恐為此此臣所以居言責之地
而不得默默也此疏實録亦具載之

癸未龍圖閣直學士起居舍人權知開封府蔡襄為樞密直學士知泉州以母老自請也襄工筆札上尤愛之御製李用和碑文詔使襄書後又勅襄書温成皇后父清和郡王碑襄曰此待詔職也卒辭之　詔諸路久不雨民頗艱食宜令轉運提點刑獄當職官司出常平及軍糧借貸之其積欠科率折變之物及興修工役一切蠲罷務以寬民　詔三司韶州岑水場銅大發其令轉運司益募工鑄錢

丙戌邇英閣王洙講周禮典瑞含玉上曰若使人用此而骨不朽豈如功名之不朽哉

丁亥知審刑院張揆言知虢州周日宣妄言澗水衝注城郭當坐不實之罪上曰諸郡多奏祥瑞至水旱之災或抑而不聞今守臣自陳墊壞官私廬舍意亦在民當恕罪也　翰林學士歐陽修言朝廷欲俟秋興大役塞商胡開橫隴回大河於故道夫動大衆必順天時量人力謀於其始而審然後必行計其所利者多乃可無悔

比年以來興役動衆勞民費財不精謀慮於厥初輕信利害之偏説舉事之始既已倉皇羣議一揺尋復悔罷不敢遠引他事且如河決商胡是時執政之臣不審計慮遽謀修塞凡科配梢芟一千八百萬騷動六路一百餘州軍官吏催驅急若星火民庶愁苦盈於道塗或物已輸官或人方在路未及興役尋已罷修虛費民財為國斂怨舉事輕遽為害若斯今又聞復有修河之役聚三十萬人之衆開一千餘里之長河計其所用物力數

倍往年當此天災歲旱民困國貧之際不量人力不順天時知其有大不可者五蓋自去秋至春半天下苦旱而京東尤甚河北次之國家常務安靜賑卹之猶恐民起為盜況於兩路聚大衆興大役乎此其必不可者一也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後繼以凶年人户流亡十失八九數年已來稍稍歸復然死亡之餘所存無幾瘡痍未斂物力未充又京東自去冬無雨雪麥不生苗將踰春暮粟未布種農心焦勞所向無望若別路差夫又遠者

難為赴役一出諸近則兩路力所不任此其必不可若二也往年議塞滑州決河時公私之力未若今日之貧虚然猶儲積物料誘率民財數年之間始能興役今國用方乏民力方疲且合商胡塞大決之洪流是一大役也鑿横隴開久廢之故道又一大役也自横隴至海千餘里埽岸久已廢頓須興葺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力之時興大役尚須數年今猝興三大役於災旱貧虚之際此其必不可若三也就令商胡可塞故道未必可

開緜障洪水九年無功禹得洪範五行之書知水潤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而就下水患乃息然則以大禹之功不能障塞但能因勢而疏決爾今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使人力斡而回注此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者四也横隴湮塞已二十年商胡決又數歲故道已平而難鑿安流已久而難回此其必不可者五也臣伏思國家累歲災譴甚多其於京東變異尤大地貴安靜動而有聲巨嵎山摧海水揺蕩如此不止

若僅十年天地警戒宜不虚發臣謂變異所起之方尤當過意防懼今乃欲於凶旱之年聚三十萬之大衆於變異最大之方臣恐災禍自兹而發也况京東赤地千里饑饉之民正苦天災又聞河役將動往往伐桑毁屋無復生計流亡盗賊之患不可不虞宜速止罷用安人心

夏四月癸巳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吴奎知夀州奎前使契丹會契丹主加稱號邀使者入賀奎不為往因别設

次令就觀比還道與契丹使遇其國本以金冠為上服紗冠次之而使人輙欲以紗冠邀漢使盛服奎不許殺其禮見之既而契丹言每北使至南朝遇盛禮皆入賀奎坐是出郭逵副奎亦坐是責汾州都監事見逵傳實録不書蓋畧之也今亦削去

甲午遣官祈雨潭州上瀏陽縣所得古鐘一送太常寺

丙申上封者言有䕃子孫犯杖以上私罪情理重者令州縣批所犯於用䕃官誥之後若三犯奏聽裁從之

丁酉京東西路安撫司言兩路兵甲盜賊專督在本司

而別司又帶提舉事權不一請皆罷之詔南京留守司仍舊外餘從之

己亥契丹國母遣歸德節度使左驍衛上將軍蕭知微永州留後王澤契丹主遣保安節度使左監門衛上將軍耶律防殿中監王懿等來賀乾元節并獻契丹主繪像李燾十朝綱要己亥契丹主遣使以其畫像來獻求易御容以代相見篤兄弟之情

庚子賜夏國大藏經

宰臣陳執中初為御史所劾即家居待罪不敢出庚戌

復入中書視事此據趙抃奏槀

辛亥罷諸路里正衙前先是知并州韓琦言州縣生民之苦無重於里正衙前自兵興以來殘剥尤甚至有孀母改嫁親族分居或棄田與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單丁規圖百端苟脱溝壑之患殊可痛傷國朝置里正主催税及預縣差役之事號為脂膏遂令役滿更入重難衙前承平以來科禁漸密凡差户役皆令佐親閲簿書里正代納逃户税租及應無名科率亦有未曽

催納已勾集上州主管綱運及每鄉被差疎密與物力高下不均假有一縣甲乙二鄉甲鄉有第一等十五戶每戶物力及三千貫乙鄉有第一等五戶每戶物力及五百貫即甲鄉十五年一役乙鄉五年一役富者休息有餘貧者敗亡相繼豈朝廷為民父母之意乎請自今罷差里正衙前只差鄉戶衙前令轉運司將逐州軍見勾到里正衙前人數立為定額令本縣令佐將五等簿於一縣諸鄉中第一等選一戶物力最高者為之如更

差人亦做此若甲縣户少而役繁即權許於乙縣户多而役稀處差簿書未盡實而願抉取他户者亦聽其税賦只令户長催輸以三年一替於是下京畿河北河東陜西京西轉運司相度利害而皆請如琦所議便又知制誥韓絳言臣甞安撫江南東西路見兩路衙前應役不均請行鄉户五則之法又知制誥蔡襄言臣甞為福建路轉運司見一縣之中所差里正衙前各於逐縣有三十年或五七年輪差一次者有一百貫至十貫皆入

十分重難者請止以産錢多少定其所入重難之等乃命韓絳蔡襄與三司使副判官置司同定奪遣都官員外郎吳幾復往江東殿中丞蔡稟往江西與本路長吏轉運使相度因請行五則法凡差諸州郡鄉户衙前以産錢與物力從多至少置簿排定户數分為五則其重難差遣亦分等第準此若第一等重難十處合用十人即排定第一等一百户若有第二等五處即排定第二等五十户以備十次之役其里正吏不差人所置簿封

在通判廳每遇差人即長吏以下同按視之轉運使提
點刑獄廵歷至州即取簿點檢仍察其違失者施行遂
更著淮南兩淛荆湖福建之法下三司頒行之其法雖
逐路小有不同然大率得免里正衙前之役民甚便之
甲寅并代鈐轄蘇安静上八陣圖降敕奬諭　録鄭戬
孫仮為試將作監主簿以獻其祖所著文集也
乙卯詔三司出米京城諸門裁其價以濟流民　知諫
院范鎮言伏見今歲無麥苗朝廷放稅免役及以常平

倉軍食拯貸存䘏之恩不為不至矣然而人民流離父母妻子不能相保者平居無事時不少寛其力役輕其租賦歲雖大熟使民不得終歲之飽及少歉雖加重施固已不及事矣此無他重斂之政在前也今特一穀不熟爾而流民如此設使九穀皆不熟朝廷將如之何臣竊以水旱之作由民之不足而怨民之不足而怨由有司之重斂有司之重斂由官冗兵多與土木之費廣而經制不立也又聞許汝鄭等處蝗蝻復生亦由貪政之

所感也天意以為貪政之取民猶蝗蝻之食苗故頻年生蝗蝻以覺悟陛下也春秋書秋初履畝冬蝝生說者以為緣履畝而生此所謂貪政之感也國家自陝西用兵增兵以來賦役煩重及近年不惜高爵厚禄假借匪人轉運使復於常賦外進羨錢以助南郊其餘無名斂率不可勝計此皆貪政也貪政之發發於掊克暴虐此民所以怨也所以干天地之和也水旱之所以作也臣前此言官冗兵多民困者屢矣未蒙報下伏乞陛下敕

大臣檢臣前所上章考今官數兵數與賦入之數立為經制又罷土木之費使民得足食而少休息則天地之和至矣古之言太平者止於使民之足食也今誠能立經制省官與兵節土木之費使民足食陛下高拱深居而太平可坐致顧陛下責任大臣何如爾冀日鎮又言伏見周制冡宰制國用唐宰相兼鹽鐵轉運或判户部或判度支然則宰相制國用從古然也今中書主民樞密院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院益

兵無窮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中書視民之困而不知使樞密減兵三司寛財以救民困者制國用之職不在中書也而欲隂陽和風雨時家給人足天下安治不可得也欲乞使中書樞密院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量其出入制為國用則天下民力庶幾少寛以副陛下憂勞之心此非使中書樞密大臣躬親繁務如三司使之比直欲令知一歲之計以制國用爾真宗時內外兵九十一萬二千宗室吏員受禄者九千七百八十五寶元以後募兵益廣宗室蕃衍吏員歲增至是兵百二十五萬九千

宗室吏員受禄者萬五千四百四十三禄廪俸賜從而增廣又景德中祀南郊内外賞賚緡錢金帛總六百一萬及饗明堂增至一千二百餘萬故用度不得不缺自天聖以來帝每以經費為慮命官裁節者數矣臣下亦屢以為言而有司不能承上之意牽於習俗卒無所建明議者以為恨焉此據食貨志附見

丙辰殿中侍御史趙抃言臣昨自二月二十日以前累上章疏乞正宰相陳執中之罪又條奏執中可罷免者八事伏蒙陛下省納開悟宣付政府施行執中退處私第不赴朝請前後數月雖兩次大宴并乾元聖節亦免上壽赴會外議以謂陛下禮貌大臣雖執中罪惡彰著

不即降黜是欲使全而退之故臣不敢再三論列懼成
喋喋煩瀆宸聽也此月二十二日執中遽然趨朝再入
中書供職如舊中外驚駭未測聖情臣雖至愚不能無
惑臣固不知陛下以臣向來之言為是耶為非耶復不
知陛下以執中之罪為有耶為無耶陛下若以臣言為
是而以執中為有罪即乞陛下早正朝廷之法而罷免
相位以從天下之公議陛下若以臣言為非而以執中
為無罪亦乞陛下正朝廷之法而竄臣遠方宣布中外

以誡後來臣孤危樸忠不識忌諱伏望陛下將臣前來累上章疏再賜觀覽則臣之言是非執中之罪有與無豈逃聖斷也

是月殿中侍御史趙抃又言王拱辰報聘契丹行及鞾淀未致君命契丹置宴餞宋選王士全拱辰等遂穿衣與會自以隨行京酒換所設酒痛飲深夜席上聨句語同俳優選及士全因醉與敵使爭及契丹主自彈琴以勸拱辰酒拱辰既不能辭又求私書為已救解失禮違

命損體生事乞加黜降宋選尋坐罪責通判宿州朝廷獨不問拱辰朴又言拱辰比吳奎罪惡為大兩府惡奎即逐之乃隂庇拱辰不顧邦典頃年韓綜坐私覿契丹主酒落職知許州去年契丹泛遣使欲援綜例上壽賴接伴楊察以朝廷曽黜綜以告之敵使乃止拱辰既輒當契丹主彈琴送酒之禮今若不責拱辰異時敵使妄欲援拱辰例則朝廷將何辭拒之詔拱辰罰金二十斤放

此據趙抃奏藁追書宋選責宿倅選傳有之實錄乃畧去

五月戊午朔汝南郡王允讓子右領軍衛大將軍宗師為康州刺史北海郡王允弼子右監門衛將軍宗喬為右領軍衛大將軍皆以父領大宗正久因乾元節推恩特遷之後毋得為例會要云令知大宗正司每嵗有與子減磨勘恩例乃縁具例也允讓允弼初領宗正在景祐三年七月

己未御崇政殿錄繫囚死罪以下遞降一等流以下釋之

庚申雨賜喜雨宴於中書

辛酉詔中書公事自今並用祖宗故事施行初宰臣劉沆建言中書不用例而議者皆以為非便左司諫賈黯奏罷之（二月丙午沆初建言）

癸亥右屯衛大將軍叔韶領賀州刺史上書求試繁劇特遷之（叔韶賜第皇祐元年六月已見）

先是久不雨帝問翰林侍讀學士呂公綽何以致雨公綽曰獄久繫則旱帝親慮獄已而大雨時公綽受命知河陽既數月乙丑詔留侍經筵　知諫院范鎮言比奉

使河北還伏見河北連歲招兵未已皆是坊市無賴及隴畝力田之人冐為軍營子弟誠是軍營子弟則今日詔下明日自當投牒豈有及今一年尚未盡至具為坊市無賴隴畝力田之人明矣況今田甚曠民甚稀賦役甚重國用甚不足所以然者正由兵多也先朝用兵時兵才四十餘萬今不用兵而兵已倍之臣不知大臣以何見而為此議也必以為備契丹也今塘水東西三百餘里多於先朝也歲予金繒五十萬禮聘又十餘萬亦

多於先朝也以多於先朝之塘水多於先朝之金繒以備契丹而與之和也宜省兵以息民而反多兵以困民者臣所以深惑也契丹自知顧塘水之限貪金繒之利而不敢動者五十年於今矣方契丹貪利而不敢動之時其民宜富實而反日以困國用宜饒足而反日以蹙此無他兵多而民稀田曠而賦役重也使契丹而有一日之警將何以繼之哉大臣終不知念此而但以多兵為有備此臣所以深惑也今契丹五十年不敢南入為

寇者貪金繒之利厚也謂使棄利為寇則大河以北婦人女子皆是乘城之人其坊市無賴隴畝力田者又將馬往況契丹貪利而不敢動而顧畜養之以困斯民乎夫取兵於民則民稀民稀則田曠田曠則賦役重賦役重則民心離寓兵於民則民稠民稠則田闢田闢則賦役輕賦役輕則民心固與其離民之心以備契丹契丹未至而民力先已困國用先已匱孰若固民之心以備契丹契丹雖至而民力有餘國用有備其利害若視白

黑若數一二而大臣以為難者臣所以深惑也昔漢武以兵困天下者用兵以征匈奴至漠北得所欲也今陛下以兵困天下者不用兵以至是也非以快所欲也何苦而為是乎五口之家尚知量入以為出况天下大計其可以不校出入其可以無經制乎臣伏見今之世有失入徒罪若流死者陛下必加罪有司其在選人必加停殿後雖用之不得遷改此所以見陛下䘏民之心至矣今大臣舉天下之民而困之豈特失入徒罪死罪之

比而陛下畧不加問是捨所大而急所細也臣愚豈得默焉陛下誠罷今招兵敕大臣使具太祖時賦入若干兵若干官若干太宗時賦入若干兵若干官若干真宗時賦入若干兵若干官若干陛下天聖中賦入若干兵若干官若干約今賦入之數兵數官數酌取中道立為經制以賦入之數十分為率以七分給郊廟宫省諸費三分留備水旱及緩急非常為之十年僅可以言治古者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

蓄曰國非其國今自京師至天下州郡大率無二年之蓄邊城甚者或三數月矣不幸有連二年之水旱將何以養此兵乎此兵不足以養則其憂不在契丹也此臣所謂言責也陛下所宜留念大臣所宜盡心悉力之時也伏乞下臣章中書樞密大臣并臣前奏看詳若不以臣非才而信用其言先罷招兵然後量今天下賦入以為國用使上下寛裕非獨臣之幸也乃天下之幸也

辛未左屯衛大將軍從湜為右神武軍大將軍妻父王

貽永為請而遷之從湜已見景祐元年　詔河東轉運司今春殞霜殺桑其被災州軍夏稅絹聽以中價輸錢

乙亥右神武軍大將軍睦州團練使宗諤自陳生太宗宮中及上所藏真宗御容特遷左龍武軍大將軍宗諤已見皇祐五年六月

戊寅詔曰朕祇紹駿謨屬精庶政眷茲文武之列所謂邦家之基惟古今治忽之常繫上下義利之分吁惟近歲浮至煩言以為參顧問者閒怵於私尸言責者或失

於當涖官無匪懈之恪專覬謬恩厲士乖責實之誠時容私謝至於命令之下以及詔除之行論議所移綱條益紊朕惟舜德之盛股肱有賡載之和周道之衰朝廷多讒慝之慝咨爾周行之士適逢至治之期與其涉險以徼榮曷若飭躬而馴致爰伸戒告以勵俊明尚迷修省之方寖長澆浮之俗必從吏議以正邦彝時上封者言古之取士以德行故淳明樸茂之人用後世取士以詞章故浮薄纖巧之人進望條例弊事申戒百官故降

是詔　禮部員外郎知制誥韓絳為吏部員外郎知河陽從所請也絳尋自言伏覩詔書申戒在位臣不敢輙承謬恩乞罷所遷官從之　御史中丞孫抃與其屬言臣等近以宰臣陳執中家杖殺女使事有詔置獄勘不盡情理虧朝廷之法各曾具狀彈奏乞正執中之罪至今道路騰沸未蒙施行竊聞多有大臣及近侍臣僚曲為黨扇上惑宸聽伏緣黨扇之人盡是交結朋附樹恩壞法伏望陛下特從聖斷早賜指揮正執中之罪以塞

中外公議據孫抃奏藁此係第四章又言執中誣罔朝端輕廢詔獄

緣嬖昵之私愛屈公平之大議内則滅家法外則隳國

綱又其作為全是虚詭當居官之日則務揚聲言乞引

退及待罪之時則多説事意密圖名還罔上欺心忠實

何在陛下姑全大體不念遠謀尚傳天音留住宰府人

人相目憤憤不平况執中少不讀書壯不稽古及其寖

老遂暗而荒事之十端顛倒七八物議以為必不可更

當大任臣等屢曽論列總是人言所隅致兹聖意未回

紀綱一差紛不可整且朝廷之法是陛下之法陛下之法即祖宗之法祖宗之法乃一天下平元元之大本臣等可戮此法不可屈其陳執中伏乞特行責降以正本朝典章不報於是抃與知雜事郭申錫侍御史毋湜范師道殿中侍御史趙抃同乞上殿閤門以違近制不許

壬午詔孫抃等輪日入對　知諫院范鎮言御史臺全臺請對陛下何不延問聽其所陳别白是非可行則行不可行亦當明諭不可之故使知自省今拒其請非所

以開言路也　御史中丞孫抃侍御史知雜事郭申錫

入對言臣等昨以宰臣陳執中杖殺女使事外議皆謂

嬖人阿張打殺致開封府檢驗推窮其執中既自乞差

官勘劾朝廷遂起詔獄洎至勾追干證奴隸之人却又

拒抗不遣尋又入劄子乞不枝蔓其制院從而希旨鹵

莽結絕樞密院亦是無所建明所以制獄之興由執中

而興制獄之廢亦由執中而廢家聲醜穢物議喧騰不

卹中外之言復壞朝廷之法欺公罔上愧心厚顏豈宜

更居台司使輔國政其措置無狀職事不修臣等前後屢曾彈奏伏乞陛下特賜宸斷正執中虐殺幼弱違拒制獄欺公罔上之罪使朝廷之法不壞則宗廟社稷之幸據孫抃奏藁此係中丞知雜上殿第六章抃又言前日詔獄言事官屢有彈奏未聞陛下特降指揮臣僚中亦有解救者伏慮陛下因而疑惑臣愚竊以彈奏之言為朝廷為法為綱紀解救之語為宰相為身為利祿二途事意黒白可驗昔唐憲宗時五坊使楊朝政擅拘平人以斵財物御史中

丞蕭俛及諫官上疏論列裴度崔羣因延英對極言之
憲宗曰且欲與卿等商量東軍此小事我自處置度奏
曰用兵小事也五坊追捕平人大事也兵事不治止憂
山東五坊使暴横恐亂輦轂憲宗悟遂置於法況今相
臣輕侮朝柄詔獄廢置議皆自我顧其所為何止暴横
陛下縱全君臣之分免其責罰亦當罷去以懲不法之
罪奈何優游遷延固執不下臣恐而今而後宰相得欺
朝廷大臣得罔君上居近列者得報私恩而毁公議為

獄官苟得捨實狀而結虛案紛紛譏冤望風而起陛下何以止之方今儉言得行正道差塞事若寖弛人將不安願陛下聖治之閒一講祖宗遺範公賞公罰再清朝路俾共成大業永永無窮臣不勝懇悃之至據孫抃奏藁係第八章不得其時今附此

甲申右武衛大將軍永州團練使宗懿上所撰詩賦右屯衛大將軍克修自言幼時嘗侍上禁中特遷宗懿領和州防禦使克修領貴州刺史宗懿允讓長子克修德

恭孫也　罷河北河東陜西三路知州兼路分鈐轄都監其正任團練使以上只為本州部署諸司使以上為本州鈐轄餘管勾本州駐泊兵馬公事其員多處將來有闕更不除　翰林學士歐陽修言京師近有雕市宋賢文集其間或議論時政得失恐傳之四夷不便乞焚毀從之

乙酉殿中侍御史趙抃言臣伏覩近降詔書有居言責者或失其當之語臣以為自朝廷至舉天下自輔相至

百執事孰為忠義孰為姦邪孰為賢正孰為欺詐陛下念堯舜知人之難欲别白真偽而進退之莫若取中外之公議欲聞中外之公議莫若信風憲之直言故德音丁寧遽然下詔令御史臺陛下耳目之司當是職者既能言之又不失其當則陛下固宜聽之不疑斷之不惑聽斷之必行焉雖朝廷至舉天下雖輔相至百執事某忠義某姦邪某賢正某欺詐無所逃遁莫不悉知之矣知忠義賢正既進任之知姦邪欺詐既退黜之夫如是

則天子尊而天下安矣伏惟聖宋基業僅百年祖宗繼承使紀綱不破壞者有禮法而已扶樹禮法而不使破壞者有宰相而已今宰相陳執中居廟堂之上自去年春正以來處置大臣違越典故先意希旨動成乖謬身為大臣既破朝廷之禮而私門之內信縱嬖人殺虐無罪陳乞置獄復自廢之情涉誣罔託疾歸第不赴大宴不赴聖節上壽一旦昂然復入中書殊無廉恥不恤人言身為大臣而又壞朝廷之法宰相既破禮又壞法御

史不言之不可也御史之言既無不當陛下不斷之不可也臣昨二月中曾疏奏執中可罷免者八事臣自省臣之言無不當也陛下前日之詔謂言之失當者固已敕戒之矣若言之無不當者願陛下聽之於不疑斷之於不惑其朋附執中之人救解熒惑之偏説不足信也臣愚伏望早賜宸斷正執中之罪復朝廷之禮法振中外之紀綱念祖宗繼承之艱難廣社稷百年之基業天子得以尊天下得以安亦以示詔書之出不徒然也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八十

宋 李燾 撰

仁宗

至和二年六月戊子朔趙抃入對又言臣竊以宰相之任賞罰二柄出乎其手能禍人能福人當世庸常之人既懼禍又邀福誰不附會而迎承之宰相有罪惡彰露跡狀狼籍諫官不論列御史不糾彈天子不得聞下情

不得通積日持久天子之勢危矣昨以宰臣陳執中狠
愎昏暗詆誣欺罔破壞禮法侮𢎞朝廷臣職忝御史以
身許國極口論列累章糾彈不敢阿容執中而上負陛
下者誠恐陛下不得聞執中之罪而外廷庸常之人又
多附會迎承之者如此積日持久使天下之勢危則臣
之為罪雖伏斧鉞肆市朝不足以償其默默也伏望陛
下納忠藎讜直之言闢姦佞熒惑之失特早發宸斷正
執中之罪而罷免之則聖德愈隆公議大協慶流宗社

福蒙生民矣　定國留後允初爲威德節度使允初元儼第四子也允初建節在前月丙戌嫌與趙抃相亂移附允良知宗正前書此爲范鎮論諫張本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允良同知大宗正事大宗正司舊止二員允良以燕王遺表陳乞故特增置既而臺諫官言大宗正表率之地宜擇賢才非陳乞所宜得允良操行不修其起居反晝夜不可任宗正遂罷之但從鎮奉寧軍遷鎮乃乙未日今年書允良元儼子已見

己丑翰林學士歐陽修爲翰林侍讀學士知蔡州知制

誥賈黯知荆南皆從所乞也先是修奏疏言臣聞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為治君而常至於亂莫不欲為明主而常至於昏者其故何哉患於好疑而自用也夫疑心動於中則視聽惑於外視聽惑則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則舉國之臣皆可疑既盡疑其臣則必自用自用則多失多失則其國之忠臣必以理而争之争之不切則人主之意難回争之切則激其君之怒心而堅其自用之意然後君臣争勝於是邪佞

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希旨順意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惟人主之所欲者從而助之夫為人主者方與其臣爭勝而得順意之人樂其助巳而忘其邪佞也乃與之并力以拒忠臣夫為人主者拒忠臣之言而信邪佞天下無不亂人主無不昏也自古人君之用心非惡忠臣而喜邪佞也非惡治而好亂也非惡明而欲昏也以其好疑而自用與臣下爭勝也使為人主者豁然去其疑心而回其自用之意則邪佞遠而忠言入忠言入則聰明不

感而萬事得其宜使天下尊為明主萬世仰為治君豈不臣主俱榮而樂哉其較區區自執而與臣下争勝用心益勞而事益惑者相去遠矣臣聞書載仲虺稱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又戒湯曰自用則小成湯古之聖人也不能無過而能改過此其所以為聖人也以湯之聰明其所為不至於謬戾矣然仲虺猶戒其自用則古人主惟能改過而不敢自用然後得為治君明主也臣伏見宰臣陳執中自執政以來不協人望累有過惡招致人

言而執中遷延尚玷宰府陛下憂勤恭儉仁愛寬慈堯舜之用心也推陛下之用心天下宜至於治者久矣而紀綱日壞政令日乖國日益困流民滿野濫官滿朝其亦何為而致此由陛下用相不得其人也近年宰相多以過失因言者罷去陛下不悟疑心一生視聽既惑遂成自用之意以為宰相當由人主自去不可因言者而罷之故宰相雖有大惡顯過而屈意以用之彼雖惶恐自欲求去而屈意以留之雖天災水旱饑民流離死亡

道路皆不暇顧而屈意以用之其故非他蓋欲拒言事者爾言事者何負於陛下哉使陛下上不顧天災下不恤人言以天下之事委一不學無識諂邪狠愎之執中而甘心焉言事者本欲益於陛下而反損聖德者多矣然而言事者之用心本不圖至於此也由陛下好疑自用而自損也今陛下用執中之意益堅言事者攻此愈切陛下方思有以取勝於言事者而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必有希合陛下之意者將曰執中宰相不可以

小事遂不可使小臣動揺甚者則誣言事者欲逐執中而引用他人陛下方患言事者上忤聖聰樂聞斯言之順意不復察其邪佞而信之所以拒言事者益峻用執中益堅夫以萬乘之尊與數言事小臣角必勝之力萬一聖意必不可回則言事者亦當知難而止矣然天下之人與後世之議者謂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以陛下為何如主也前日御史論梁適罪惡陛下赫怒空臺而逐之而今日御史又復敢論宰相不避雷霆之威不畏權

臣之禍此乃至忠之臣也能忘其身而愛陛下者也陛下嫉之惡之拒之絶之執中為相使天下水旱流亡公私困竭而又不學無識憎愛挾情除改差謬取笑中外家私穢惡流聞道路阿意順旨專事逢君此乃諂上傲下愎戾之臣也陛下愛之重之不忍去之陛下睿智聰明羣言善惡無不照見不應倒置如此直由言事者太切而激成陛下之疑惑爾執中不知廉恥復出視事此不足論陛下豈忍因執中上累聖德而使忠臣直士卷

舌於明時也臣願陛下廓然回心釋去疑慮察言事者之忠知執中之過惡悟用人之非法成湯改過之聖遵仲虺自用之戒盡以御史前後章疏出付外廷議正執中之過惡罷其政事别用賢才以康時務以拯斯民以全聖德則天下幸甚已而修及黯皆得補外　殿中侍御史趙抃言天子南面之尊左右前後須得正人賢士為之羽翼朝廷有大賞罰可以詢訪有大闕失可以裨益有大急難可以謀議有大禮法可以質正竊見近日

以來所謂正人賢士者紛紛引去朝廷奈何自翦除羽翼臣未見其能致遠也憂國之人莫不為之寒心如呂溱知徐州蔡襄知全州吳奎被黜知壽州韓絳知河陽府此皆衆所共惜其去又聞歐陽修乞知蔡州賈黯乞知荆南府侍從之賢如修輩無幾今堅欲請郡者非他蓋傑然正色立朝既不能曲奉權要而乃日虞中傷皆欲扳溱襄奎絳而去爾今陛下又從其請而外補之臣恐非朝廷之福朝廷萬一有緩急事則陛下何從而詢

訪也何從而裨益也何從而謀議也何從而質正也所失既多雖悔何及詩不云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謂文王雖大聖人得居尊而安寧者蓋在朝廷多賢哲之士而致然也臣愚伏望陛下鑑古於今勿使修等去職留為羽翼以自輔佐則中外幸甚　知制誥劉敞亦言邪臣正臣進退之分正臣常難進而易退邪臣常易進而難退願陛下參伍觀之呂溱蔡襄歐陽修賈黯韓絳皆有直質無流心議論不阿執政有益當世者誠不宜

許其外補使四方有以窺朝廷啟姦倖之心修顥遂復留修顥復留在七月二日戊午

庚寅羣牧判官祠部員外郎李壽朋知汝州坐皇城卒報其游從不檢也

辛卯左衛大將軍郢州防禦使宗顏為衛州防禦使左衛大將軍絳州防禦使宗禮為懷州防禦使左屯衛大將軍光州團練使弋陽郡公世永為邢國公宗顏允成子生母錢氏嘗乳上宗禮出繼昭成太子後世永自陳

父守節嘗知大宗正司並特遷之宗禮世永已見皇祐五年十月宗禮允升長子不應為昭成後又本傳不載此據會要當考實錄止載宗顏一人亦不序特遷緣由此並從會要世永守節子皇祐五年十月已封和國公此乃云郡公亦恐悮

壬辰金州觀察使承簡為保定留後沂州防禦使宗旦為密州觀察使承簡德鈞子宗旦允升子也承簡已見慶歷六年

上在東宮真宗選宗旦伴讀賚予特異上既即位宗旦官累遷為宗室所詆宗旦上書自明有司復以專輙聞

上曰宗旦幼從朕學勤勞居多進官出自朕懷不可用

資格也　知諫院范鎮言竊聞諸宗室攀叔韶例磨勘轉官伏緣叔韶程文入等又有批降指揮諸宗子程文不入等又無批降指揮其所轉官乞行追改且朝廷聽諸宗子課試也非特取其辭藝蓋欲令向學知禮義廉恥也冐求恩澤恐非朝廷課試之意此實陛下家事自家刑國所宜信厚不可奔競以長偷薄不報既而宗子八人又於禁中遮宰相乞轉官有詔特勒住朝參鎮又言諸宗子俱是不應轉官前則不復追改今乃勒住朝

參賞罰兩失何以沮勸乞追前所轉官八人者仍放朝參如故鎮論諫實録無之今附見不知攀叔韶例即承簡等否其八人者鎮以世永為稱首皆當詳考御史中丞孫抃等言伏覩近日皇親非次建節移鎮遷官增禄幾二十人道途喧傳不測恩命之所自出臣愚伏望陛下稽考祖宗故事杜絶僥倖之路特賜裁損無令外議有宗室濫賞之名亦詩所謂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之義也從之據趙抃奏藁乃六月八日具奏聖旨令更定皇親轉官八月乙未也今因范鎮有言并附此

癸巳贈前太子中允館閣校勘邵亢母劉氏為孝感縣君亢既遭母喪願納官以求贈特予之

甲午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吳充為羣牧判官

丙申以知大宗正事允讓為判大宗正事同知大宗正寺允弼為同判大宗正寺

戊戌吏部尚書平章事陳執中罷為鎮海節度使（棐宋史宰相表作檢校太尉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亳州孫抃等既入對極言執中過惡請罷之退又交章論列抃最後乞解憲職

補外以避執中朋黨中傷之禍於是得請始御史因執中殺婢事欲擊之上未聽而諫官初無論列者御史并以為言而趙抃攻范鎮尤力臺官皆助之鎮累奏乞與御史辨不報及御史入對又言執中私其女子傷化不道執中既罷上以諭鎮鎮復言朝廷置御史以防讒慝非使其為讒慝也審如御史言則執中可誅如其不然亦當誅御史并繳前五奏乞宣示執政相與定辨之卒不報鎮由是與趙抃有隙　忠武節度使知永興軍文

彦博為吏部尚書平章事（案宋史宰相表作禮部尚書）昭文館大學士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富弼為戶部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工部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劉沆加兵部侍郎監修國史初除弼監修國史沆止遷兵部侍郎乃處弼下論者以為咸平四年故事呂蒙正領昭文館大學士李沆監修國史向敏中集賢殿大學士今所除非故事由學士承旨楊察之誤尋貼麻改沆監修國史而弼為集賢殿大學士彦博與弼並命是日宣制帝遣

小黄門數輩覘於庭士大夫相慶得人後數日翰林學士歐陽修奏事殿上帝具以語修且曰古之求相者或得於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修頓首稱賀

己亥三司使尚書左丞王拱辰為宣徽北院使判并州翰林學士承旨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户部侍郎楊察罷職以本官為三司使給事中權御史中丞孫抃為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學士

癸卯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讀左司郎中張昪為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上甞諭執政以昪清直可任風憲故使代孫抃時富弼初入相歐陽修復為翰林學士士大夫咸謂三得人也

甲辰觀文殿大學士戶部侍郎知鄆州龐籍為昭德節度使知永興軍尋改知并州籍過京師入對上新相文彥博富弼意甚自得謂籍曰朕用二相何如籍曰二臣皆朝廷高選陛下拔之甚副天下望上曰誠如卿言文

彦博猶多私至於富弼萬口一詞皆曰賢相也籍曰文彦博臣頃與之同在中書詳知其所為實無所私但惡之者毀之爾況前者被謗而出今當愈畏謹矣富弼頃以樞密副使未執大政朝士大夫未有與之為怨故交口譽之冀其進用而已亦有所利焉若富弼以陛下爵禄樹私恩則非忠臣何足賢也若一以公議槩之則向之譽者將轉而為謗矣陛下所宜深察也且陛下既知二臣之賢而用之用之則當信之堅任之久然後可以

責成功若以一人言進之未幾又以一人言疑之臣恐太平之功未易猝致也上曰卿言是也

乙巳儂智高母阿儂弟智光子繼宗繼封伏誅初欲留繼封等以招降智高日給飲食或傳智高已死遂戮之

工部侍郎知桂州余靖為戶部侍郎西上閤門副使知邕州蕭注為引進副使留再任注募死士使大理國購智高南詔久與中國絶林箐險深界接生蠻語皆重譯行百日乃通智高亦自為大理所殺函其首至京師

大理國函智高首送京師此據蕭注傳然智高本傳云智高卒不出其存亡莫可知未知孰是又司馬光百官表大事記至和二年四月亦書儂智高死於大理當考

辛亥龍圖閣直學士右諫議大夫提舉集禧觀夏安期兼侍讀知諫院范鎮言安期由內降除侍讀士大夫相顧莫不驚怪蓋以侍讀乃陛下師儒之官資質樸茂通知古今乃可任此非內降所宜輕授安期者又聞安期自知不可不敢受敕伏乞因其陳讓追還詔恩以息衆議從之安期明年五月除延州不帶侍讀蓋聽其讓也

乙卯鎮潼軍留後李端懿知鄆州帝賜詩以寵之是歲京東水大發倉廩以賑饑民置弓手馬教以騎鬭遂如精兵治汶陽堤百餘里以却水患鄆人便之此據端懿本傳當考

是年十月趙抃有言

初内出香祠温成廟帝誤書名稱臣是月知制誥石揚休同判太常寺因言此奉宗廟禮有司誤不以聞帝嘉納之此事或自有月日因揚休判寺遂書之

秋七月丁巳朔詔如聞河東户役惟課桑以定物力之

差故農人不敢植桑而蠶益薄其令轉運使勸植之仍自今毋得以桑數定戶等

戊午新知蔡州翰林侍讀學士歐陽修復為翰林學士新知制誥賈黯復判流內銓

己未降龍圖閣直學士刑部員外郎任顓為天章閣待制仍知渭州先是顓知潭州會廣州大商道死籍其財得真珠八十兩以無引漏稅沒入官顓與本路轉運判官李章及其僚佐賤市之其後死商之子訟於三司遂

置獄湖南案未上三司使王拱辰悉以進內御史趙抃彈奏拱辰以章為宰相陳執中壻陰有附結請并劾拱辰以戒中外至是奪顯職徙章監當餘悉坐追停

辛酉太常寺太祝集賢校理鞠真卿同知太常禮院

左屯衛大將軍從式上其祖德芳所藏玉寶篆文曰皇帝信寶蓋太宗所賜也

癸亥翰林學士歐陽修請自今兩制兩省以上非因公事不得與執政相見及不許與臺諫官往還詔如有公

事許就白於中書樞密江氏雜志云永叔建言兩制不許詣執政第只言翰林學士知制誥執政不曉應雜學士待制俱不許與史所載不同當考治平初修作學士院御書跋尾亦自辨云

甲子詔凡宰相名自外者令百官班迎之自內拜者聽行上事儀國朝待宰相蓋有故事其後多承例辭至是文彥博富弼入相御史梁蒨請班迎於國門范師道又請行上事禮然亦卒辭之知諫院范鎮言伏覩御史臺告報百官立班郊迎宰相文彥博富弼者誠隆禮也與夫隆之以虛禮孰若推之以至誠任之以實權自陛下

用文彦博富弼為宰相中外皆謂得人然近日有詔兩制臣僚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間見宰相是不推之以誠不任之以權而以郊迎虛禮待之也伏乞罷百官迎郊而令兩制百官復得就第間見執政以訪天下之事以達陛下之聰明則御大臣之術兩得之矣按貫黯傳自知制誥出知許州又有言則是鎮言初不從也黯知許州在明年五月

丁卯詔比聞延州等處饑民流入嵐石諸州其令河東安撫司賑卹之　以博州民蔣憲為三班奉職京西安

撫司指使賜袍笏憲告獲劇賊劉唐五人特録之

戊辰資政殿大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戶部侍郎吳育為宣徽南院使判延州育侍讀禁中帝因語臣下毀譽多出愛憎育曰聖言要切實四海之幸然知而形之於言不若察而行之於事自古人君皆因信讒邪而致亂察姦險而致治至於安危萬端不出愛憎二字達之則羣書不足觀不達雖博覽無益也蓋人主事有不可不容者有不可不明者語及軍國幾微或干權要不可不

盜者也若指姓名陰言其罪而事狀未見若此不可不明者也若不明則讒邪得計忠正難立曲直莫辨愛憎遂行故曰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是故聖王之行如天地日月坦然明白進一人使天下皆知其善退一人使天下皆曉其惡則陰邪不能陷害公正可以立身此百王之要道也帝益重之數欲大用而諫官或誣奏育在河南嘗貸民出息錢久之遂命出帥育正傳云為諫官劉元瑜誣奏案元瑜此時實知潭州必非元瑜也今没其姓名當條考之蘇軾嘗記王箪云陳執中罷相仁宗問誰可代者執中舉

吳育上即名赴闕會乾元節侍宴偶醉坐睡忽驚顧拊床呼其從者上愕然即除西京留臺輦父素為輦言此案育自陝州名入至和二年二月判省此時陳執中方家居待罪不知何時薦育所云醉拊御床仁宗愕然因不復相育育有心疾當得事實足見非劉元瑜誣奏也然育為執中所薦亦未可曉又育出知延州非西京留臺嘉祐元年五月乃自延州徙河中二年八月自河中徙河南輦所云差誤姑附見待考宣徽北院使判并州王拱辰復為尚書左丞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知永興軍從御史之言也先是趙抃言宣徽使舊是前兩府或見任節度使有勲勞者所除之職近侍未嘗輕授又況無功有罪如拱辰者拱辰舊掌記

司以舉豪民鄭旭被黜前知并州姑息兵士民心不安
與僚屬褻狎復倖求恩命近充契丹使多言生事旣當
契丹主彈琴送酒之禮又有兄弟傳位之語乃云用間
於彼飾非矯詐無所不至及再為三司使交結内臣廖
浩然進末斷商人真珠入内庇蓋枉法胥吏舉犯贓張
可久監萬盈倉猥將三司合舉官監當差遣乞盡送審
官罪狀狼籍如此固宜奪其左丞降黜不齒以誡勵中
外奈何復授宣徽使再判并州伏願陛下獨奮宸斷差

除臣僚外議無不稱頌聖政惟是拱辰但有口者皆云不當伏望收還新命與一散郡退而思過則公論大協不報抃又與郭申錫范師道梁蒨吕景初馬遵等累章論列且言富弼樞密副使將十年歷資政殿學士轉大學士又遷觀文殿學士方授宣徽使判并州如弼宣力又出自兩府恩命尚爾遲回拱辰有罪無功若遂污此選必為中外輕笑上乃從之　入内副都知石全斌請市所居官宅上以問三司使楊察言著令不許上曰全

斌自有資産可營第着令豈可廢乎然其後卒許之

己巳罷三司市御箭翎初三司言御箭翎皆以兩末黑中白羽為之令監錮市人求之不可得上曰箭之傅黑白羽但具文采爾然不若雞翎之勁也因令罷市

庚午封鳳翔府大白山神為濟民侯以知府李昭遘言其山下有湫禱雨輙應也

丙子詔蕃部犯青白鹽坐法當死者自今並配沙門島若羣黨為民害奏聽裁自范祥議禁八州軍商鹽重青

白鹽之禁而官鹽估貴青白鹽估賤土人及蕃部販青白鹽若益重往往犯法抵死而莫肯止雖屢摧官估不能平其直朝廷知其弊故有是詔此據本志又云嘉祐赦書稍遷配從者於近是青白鹽禁法稍寬當因後來經制青白鹽并附此

戊寅知制誥劉敞言伏見故事遷官降官皆特有誥命前年因言事黜御史吳中復其時蔡襄當草制封還詞頭執政恥為所沮遂單用敕牒降官甚非故事然有司不敢發明近日龍圖閣直學士任顓落職復但降敕劄

因循習熟遂成近例事出一時非政體也欲乞今後除改命令須遵用故事合用誥詞者不宜單降敕劄務存舊法有所沮勸詔今後責降官并依故事降詔敕

己卯奉安太祖皇帝孝明皇后御容於太平興國寺開先殿

乙酉奉安太宗皇帝元德皇后御容於啟聖禪院永隆殿先是重修開先及永隆殿迎御容權置天章閣及是殿成乃復奉安於本殿　翰林學士歐陽修嘗奏疏言

近者為京師土木興作處多乞行減罷尋準勑差臣與
三司同共相度減定續具奏聞今又聞聖旨下三司重
修慶基殿及奉先祠屋宇臣伏見近年政令乖錯綱紀
隳頹上下因循未能整緝惟務崇修祠廟廣興土木百
役俱作無一日暫停方今民力困貧國用窘急小人不
識大計不思愛君但欲廣耗國財務為己利恣侵欺於
官物圖酬奬之功勞託名祖宗張大事體況諸處神御
殿當蓋造之初務極崇奉棟宇堅固莫不精嚴雖數百

年必未損動近年已來不住修換昨開先殿只因兩柱損遂換一十三柱前後差官檢計朝廷并不取信只憑最後之言遂至廣張功料蓋緣廣張得功料即多圖酬獎恩澤竊以崇奉祖宗禮貴清靜今乃頻有遷徙輕瀆威靈要其所歸止為小人圖利臣見自古人君好興土木者自春秋史記歷代以來並皆書為過失以示萬世今小人圖一旦之利瀆祖宗之威靈致人主於有過之地誰忍為之臣實痛惜臣因準勑減定於三司略見大

槩開先殿初因兩條柱損令所用材植物料共一萬七千五百有零睦親宅神御殿所用物料又八十四萬七千又有醴泉福勝等處功料不可悉數此外軍營庫務合行修造者又有百餘處使厚地不生他物惟産木材亦不能供此廣費自古王者尊祖事神各有典禮不必廣興土木然後為能臣竊見累年火災自玉清昭應洞真上清鴻慶壽寧祥源會靈七宫開寶興國兩寺塔殿並皆焚燒蕩盡足見天意厭土木之華侈為陛下惜國

力民財譴戒丁寧前後非一陛下與其廣興土木以事
神不若畏懼天戒而修省其已興作者既不可及其未
修者宜速寢停況睦親神御殿於禮不宜作其事甚明
別無禮典講求乞更不下太常便行寢罷其慶基殿如
的有損漏只令三司差官葺補不得理為勞績其奉先
寺乞寺家自修今垂拱殿是陛下常坐之殿近聞為無
梁木且止未修諸皇親自火燒居宅後至今寄寓他所
陛下尊為天子無梁木修一殿富有四海而皇族無屋

可居蓋為將良材美木俯狥小人並於不急處枉費遂致合行修造處卻至之材伏望陛下追思累次大火嘗發於土木最盛處凡國家極力興修者火必盡焚且天猒土木而焚之又欲興崇土木以奉之此所以福應未臻而災譴屢降也伏乞上思天戒下察人言人言雖狂而實忠天戒甚明而不遠伏惟陛下聖德恭儉不樂遊畋凡所興修皆非嗜好但以難違小人一時之請自取青史萬世之譏實為陛下惜之伏望聖慈廣賜裁擇修奏

疏不得其時據本集在至和二年正月請聖駕不幸温成廟前今因奉安開先永隆神御附見更須考詳

丙戌權同判流内銓劉敞言審官三班院流内銓注擬或兄弟伯叔子姪自相為代若前人政惡後人循之則害政而損於義如覆舉之則傷恩而戾於教二者俱不可即令前人有吏民之怨因以去位後人懐親戚之恥乘之報怨為害必多請自今五服内許相容隱皆不得相為代違者以私罪論從之

是月御史范師道吕景初馬遵趙抃言竊聞内臣閻士

良已得指揮帶御器械伏覩前年郭申錫奏請内臣舊
制須經邊任五年又帶御械器五年仍限五十歳已上
及歷任無贓私罪方預選充押班尋聞陛下聽納中外
傳播以為得宜蓋欲得老成謹畏無過之人在陛下左
右聞詔樞密院常令執守施行今詔墨未乾已聞除士
良帶御器械竊以御帶職名將來多是承例敘選押班
然則膺御帶之任便須選老成謹畏無過之人况士良
為性狡獪自來與中外大臣交相結託久在河北張皇

事勢天下具知及歷任曾有贓罪至徒今來樞密院殊無職守首案着令所有士良新命乞賜寢罷別擇善良以懲勸陛下左右之人詔罷士良帶御器械此據趙抃奏藁以七月三日上今附月末范師道傳云士良升進師道數其罪必指此也

八月戊子降畿內輔郡囚罪一等徒以下釋之　詔河北緣邊久雨為患瀕河之民至有流移者其令所在賑貸之

己丑契丹主宗真卒立二十五年年四十一謚文成皇

帝案遼史作神聖孝章皇帝廟號興宗宗真性佻脫嘗與教坊使王剛爾讓等數十人約為兄弟出入其家至拜其父母數變服入酒肆佛寺道觀王綱姚景熙馮立輩遇之於微行後皆任顯官尤重浮圖法僧有正拜三公三師兼政事令若凡二十人馬保忠嘗勸以臣下無勳勞宜且序進之怫然怒曰若爾則是君不得專豈社稷之福耶保忠惶恐自是欲有遷除必先厚賜賚臣以絕其言故親信若拉克珠等數十人皆拔處將相嘗夜燕與劉四端兄

弟王綱入樂隊命后妃易衣爲女道士后父蕭穆濟曰案遼史后妃傳作蕭芽穆此作蕭穆濟疑係別名今譯改漢官皆在后妃入戲恐非所宜宗真毆穆濟敗面曰我尚爲之若女何人耶宗真善畫嘗以所畫鵝鴈來獻上作飛白書答之子洪基立改重熙二十三年爲清寧元年

庚寅詔流内銓臣僚陳乞子孫當得試銜知縣者自今並與權注初等幕職官仍著爲令

辛卯南丹州刺史莫淮辿爲懷遠大將軍致仕以其子

世漸為南丹州刺史仍賜袍帶錢十萬（案原本脱錢字今據宋史蠻夷傳增入）絹百匹

癸巳知諫院范鎮言比者京師及輔郡歲一赦去歲再赦今歲三赦又在京諸軍歲再賜緡錢姑息之政無甚於此夫歲一赦者細民謂之熱恩以其必在五月六月閒也猾胥姦盜倚為過惡指以待免況再赦至三赦乎豈知其民不狃為姦且盜者無幾矣今防秋備塞之人無慮五六十萬使聞京師端坐而受賜者能不動心哉

然陛下徳音已下賜錢已出知不可救者也請自今罷所謂一赦以摧姦猾而使善良得以立也罷兵士之特賜錢以均内外而使民得以寛也

甲午美人朱氏卒贈修容鄂王曦母也

乙未知諫院范鎮言先朝以御寶印紙給言事官使以時奏上所以知言者得失而殿最之陛下雖喜聞諫諍然考其施用其實無幾豈大臣因循而多廢格乎請據今御史諫官具員置章奏簿於禁中時時觀省之仍以

尚書省所置簿具其言行否每季録付史官詔中書置
臺諫官言事簿令以時檢勾銷注之仍録與樞密院
先是并州太宗神御殿火丙申范鎮言竊聞并州素無
火災自建神御殿未幾而輙火災天意若告陛下祖宗
御容非郡國所宜奉安近日又聞下并州復加崇建是
徒事土木以重困民力非所以答天意也自太宗皇帝
下并州距今七十七年故城父老不入新城陛下宜寛
其賦輸緩其徭役以除其患使河東之民不忘太宗皇

帝之德則陛下孝思豈特建一神御殿之比哉伏惟上觀天意下顧人心特賜停罷

已亥大理評事韓維為史館檢討從翰林學士承旨孫抃等所請也

辛丑翰林學士吏部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歐陽修為契丹國母生辰使四方館使果州團練使向傳範副之右正言知制誥劉敞為契丹生辰使文思副使竇舜卿副之起居舍人直祕閣知諫院范鎮為契丹國母正旦

使内殿承制閤門祗候王光祖副之權度支判官刑部員外郎李復圭為契丹正旦使内殿崇班閤門祗候李克忠副之時朝廷未知契丹主已卒故生辰正旦遣使如例既而御史趙抃言克忠多由内降得差遣請改命乃以染院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柴貽範代之改命柴貽範在

九月癸酉今并書之

癸卯西南蕃首領張漢陛王子羅以崇等來貢方物

丁未秦晉國恭肅賢正夫人林氏卒上為成服於苑中

輟視朝三日宰臣率百官詣崇政殿門奉慰夫人保輔
聖躬勤勞無不至又多知先朝事上尤尊遇之林氏預外事當考
戊申置寧化東陽西陽川至天池東西巡檢使臣一員
專管勾弓箭手公事以富弼言寧化軍所招禁地弓箭
手已及千餘人其土人右班殿直高政材勇絶倫可使
為廵檢因就命之
辛亥雄州以契丹主之喪來奏

壬子詔曰任職之臣則有考課遷官之法而宗姓不預吏事故先朝著格使十八年一遷所以隆族示愛敦忠厚也朕尚念夫本支之秀昭穆之近而有耆老久次者其令中書樞密院第其服屬自明堂覃恩後及十年咸與進官近緣特恩改轉若須更十年準此

癸丑改命歐陽修向傳範為賀契丹登寶位使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呂公弼為契丹祭奠使西上閤門使英州刺史郭諮副之鹽鐵副使工部郎中李參為契丹

弔慰使內苑使兼閤門通事舍人夏佺副之

甲寅改命劉敞賓舜卿為契丹國母生辰使戶部副使

工部郎中張掞為契丹生辰使西染院副使兼閤門通

事舍人王道恭副之

乙卯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尚書左丞高若訥

卒車駕臨奠贈右僕射謚文莊御篆其碑首曰儒賢之

碑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八十一至四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修撰臣陳初哲

謄錄監生臣曾照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八十一

宋 李燾 撰

仁宗

至和二年九月丙辰朔詔為契丹主輟視朝七日禁在京河北河東縁邊音樂七日仍擇日成服舉哀令禮院詳定以聞

丁巳左武衛大將軍克悚為右千牛衛大將軍以克悚

求試學士院而命之（皇祐五年六月）詔臣僚進家集自今量與支賜更不推恩　詔河北天下根本而官吏多非其人懼緩急敗事四路安撫司其體訪知州及主兵官之才否具以名聞

戊午契丹遣右宣徽使忠順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耶律元亨來告哀上為成服于內東門幄殿宰臣率百官詣東横門進名奉慰

辛酉右衛大將軍郢州防禦使宗顏卒贈昭信節度使

遂國公謚昭裕特給鹵仗殯之以其母嘗乳上故也

癸亥詔學士舍人院自今名試未有科名人復試三題

丁卯詔自商胡之決大河注金隄寖為河北患其故道又以河北京東歲飢未能興役今勾當河渠司事李仲昌欲約水入六塔河使歸橫隴舊河以舒一時之急其令兩制以上臺諫官與河渠司同詳定開故道修六塔利害以聞

戊辰詔提舉醫官院自今試醫官並問所出病源令引

醫經本草藥之州土主療及性味畏惡修製次第君臣佐使輕重奇偶條對之每試十道以六通為合格

丙子歐陽修言伏見學士院集議修河未有定論豈由賈昌朝欲復故道李仲昌請開六塔互執一說莫知孰是臣愚皆謂不然言故道者未詳利害之原述六塔者近乎欺罔之謬今謂故道可復者但見河北水患而欲還之京東然不思天禧以來河水屢決之因所以未知故道有不可復之勢臣故謂未詳利害之原也若言六

塔之利者則不待攻而自破矣且開六塔者説云減得大河水勢今六塔既已開而恩兾之患何為尚告奔騰之急此則減水未見其利也又開六塔者云可以全回大河使復横隴故道今六塔止是别河下流已為濵棣德博之患若全回大河顧其害如何臣故謂近乎欺罔之謬也且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澱之勢常先下流下流淤髙水行漸壅乃决上流之低處此勢之常也然避髙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古難復臣不

敢廣述河原且以今所復之故道言天禧以來屢決之因初天禧中河出京東水行于今所謂故道者水既淤澁乃決天臺埽尋塞而復故道未幾又決於滑州南鐵狗廟今所謂龍門埽者其後數年又塞而復故道已而又決王楚埽所決差小與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終以壅淤故又於橫隴大決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所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高而水不能行故也及橫隴既決水流就下所以十餘年

間河未為患至慶歷三四年橫隴之水又自海口先淤凡一百四十餘里其後游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下流既梗乃決於上流之商胡口然則京東橫隴兩河故道皆下流淤塞河水已棄之髙地京東故道屢復屢決理不可復不待言而易知也昨議者度京東故道工料止云銅城已上地髙不知大抵東去皆髙而銅城已上乃特髙爾其東北銅城已上則稍低比商胡以上則實髙也若云銅城以東地勢斗下則當日水流宜決銅城

以上何緣而頓淤橫隴之口亦何緣而大決也然則兩河故道既皆不可為則河北水患何為而去臣聞智者之於事有所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而為之猶愈害多利少何況有害而無利此三者可較而擇也又商胡初決之時議欲修塞計用梢芟一千八百萬科配六路一百餘州軍今欲塞者乃往年之商胡則必用往年之物數至於開鑿故道張奎所計工費甚大其後李參減損猶用三十萬人然以五十步之狹容大

河之水此可笑者又欲增一夫所開三尺之方倍為六尺且闊厚三尺而長六尺是一倍之功在於人力已為勞苦若云六尺之方以開方法算之乃八倍之功此豈人力之所勝是則前功既大而難興後功雖小而不實大抵塞商胡開故道凡二大役皆困國勞人所舉如此而欲開難復屢決已驗之故道使其虛費而商胡不可塞故道不可復此所謂有害而無利者也就使幸而暫塞以紓目前之患而終於上流必決如龍門橫隴之比

此所謂利少而害多也若六塔者於大河有減水之名而無減患之實今下流所散為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則濱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勝其患而又淤澁上流必有他決之虞此直有害而無利爾是皆智者之所不為也今若因水所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則可以無決溢散漫之虞今河所歷數州之地誠為患矣隄防歲用之夫誠為勞矣與其虚費天下之財虚舉大衆之役而不能成功終不免為數州之患勞歲用

之夫則此所謂害少者乃智者所宜擇也大約今河之勢負三決之虞復故道上流必決開六塔上流亦決河之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則上流亦決臣請選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入海之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澁則終虞上決為患無涯臣非知水者但以今事可驗者較之爾願下臣議裁取其當焉蘇轍作修神道碑云河決商胡賈昌朝留守北京欲開横隴故道回河使東有李仲昌者欲道商胡入六塔河詔兩府臺諫集議陳執中當國主横隴議執中罷去而宰相復以仲昌之言為然宰相蓋指富弼也今附此

丁丑詔審官院京朝官曾犯贓私罪若公坐至徒者毋得差監在京倉塲庫務

辛巳龍圖閣直學士右諫議大夫李東之言古者建官設爵所以待賢才濟萬務非以車服禄廩供人之欲給人之求而已古者上自公卿大夫下及抱關擊柝皆有定員故官無苟得人無他覬漢儒謂爵禄者皆天下之砥石聖王所以礪世磨鈍又曰爵禄者人主之操柄蓋聖王制世御俗其於爵禄也謹重之如此國家四聖接

統治安百年聲明文物比隆三代其如吏員雜冗上下
繁名若不澄其源復加數年則益難淘汰今選舉之路
未精補蔭之門太廣恩倖之路未塞因緣之弊未除唐
制明經進士及第每歲不得過五十人今三四年間放
四五百人校年累舉不責詞藝謂之恩澤者又四五百
人因陝西用兵保恩二州卒叛廣南儂賊冦掠而逐路
舉人悉加録用荒唐淺陋被恩命者不可勝數諸科雖
專記誦責其義理一所不知加之生長畎畝不習政術

臨民治衆能曉事者十無一二歲亦放五百餘人此所謂選舉之路未精也西漢吏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歲得任一子為郎王吉尚謂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矜不通古今今文武官三司副使知雜御史少監刺史閤門使以上歲任一子帶職員外郎諸司副使以上三歲得任一子文武兩班可任子者比之祖宗朝多逾數倍遂使綺紈子弟充塞仕途遭逢子孫皆在仕宦稚兒外姻並霑簪笏之榮而又三丞已上致仕者任一子況

七十致仕古之常制少登仕官晚至三丞恩惠未見及民功業未聞及國至其退罷更令任子退一老者進一孺子甚非國家優賢取士之道也此所謂任子之恩太廣也漢宣帝躬親庶務王吉上䟽謂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蓋以位者待材用之宅不可以恩私得也位無高下皆當愛惜外家故人尚當若此况嬪嬙近列宗室之外親乎嬪嬙之侍宗室之妻有邑視品者皆得奏弟姪又皇親納壻皆得白身受官行賂求婚多得

市井浮薄之人以汙宗室以至内臣之家因縁事任奏授甚多此所謂因循之弊未除也入仕之門雜補進之路多士大夫皆以為患而言者不為少事未宣行而物論交興者何也蓋僥倖厚者未嘗裁損恩澤薄者先議減除如向來孔道輔等止欲釐革百司吏人故也往年減省補蔭近臣之家靳惜厚恩務全已欲但於服屬疏者舉數事而已使天下議論多不厭伏者率由措事之未公也大凡立法自貴者始則人無怨心請先自嬪御

宗室及兩府大臣以至帶職員外郎諸司副使以上及内臣之家一切裁減之十年當見成效尚循舊貫不圖改為而欲望起治道清仕途不可得已於是中書先請自二府宣徽節度使遇南郊仍舊奏二人而罷每歲乾元節任子餘詔兩制臺諫官定議以聞

壬午三司言諸州軍回易觧鹽為公用頗侵商人請行禁止從之本志范祥鹽數可考皇祐五年四月

甲申翰林學士承旨孫抃等言奉詔定黄河利害其開

故道誠為經久之利然功大不能猝就其六塔河如相度容得大河使湞而東去可以紓恩冀金隄患即乞許之議開故道者賈昌朝也陳執中主其議執中既罷文彦博富弼乃主李仲昌議欲修六塔故抃等荅詔如此

殿中侍御史趙抃言臣伏見近年朝廷非次除節度使宣徽使頗為煩數竊以二者使額在唐季則付與容易屬聖朝即授受艱難職任絶優事權實重臣僚設非勲舊名器安可輕假謂宜謹重賞格得以關防倖門須

有定規庶裨至治臣愚欲乞指揮今後宣徽并節度使内文臣須是曾歷中書樞密院任用加之德望為人推服武臣曾經邉鄙建立功業者方許除拜兼宣徽使元額只是兩員至如使相之任體貌尤重更當謹惜豈宜輕議嘗聞太祖皇帝朝命曹彬收復江南功成凱還雖賜與則多終不授彬使相臣以謂此等官職平時無故等閑除授臣僚亦以等閑得之不以為貴四方向去萬一有緩急事宜必有賢智豪偉之人為陛下制變禦武

立功立事當此之際朝廷行爵賞恩賚之議則以何官職處之久遠之制須今日思之重之惜之不可不謹也伏望陛下特賜聖旨以臣所請付兩府議定執中施行上以遵祖宗之法下以重爵位之賞則中外幸甚詔中書樞密院自今有如此除授或未允當即檢詳執奏據曾要在元年十二月今從趙抃奏藁附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十月乙酉朔詔江南西路新置教閱忠節子弟指揮其令轉運司選習知軍陣使臣一員往逐處訓練之

丙戌錄唐長孫無忌裔孫宏為永興軍助教宏上其家譜及唐朝告敇故也　殿中侍御史趙抃言京東路青鄆二州各帶安撫使近年差兩制前兩府臣僚以鎮撫之今曹佾知青州李端懿知鄆州御史言其不便乞檢會改差有才謀經任使兩制已上臣僚詔劄示佾端懿至和元年六月佾自澶徙青嘉祐元年八月自青徙許三年六月端懿除鄆州嘉祐五年二月自鄆徙澶

已丑罷京畿轉運使及提點刑獄其陳許鄭曹滑各隸本路為輔郡如故初從賈昌朝議置五輔郡屬畿內號

為拱輔京師而論者謂宦官諶廣親事親從兵欲取京畿財賦贍之因以收事柄御史范師道力奏非便遂復舊制

乙未出內藏庫錢一百萬下河北市糴軍儲

丙申主客員外郎吳中復為殿中侍御史裏行此蓋從趙抃之言臺官有闕牽復也

戊戌監修南京鴻慶宮內臣請於本宮隙地建皇帝本命殿上曰建宮觀所以為民祈福豈可勞民自為耶其

遇本命道場日止令設版位祠之
己亥開封府判官殿中侍御史俞希孟爲言事御史御史中丞張昪等言伏聞再除俞希孟充言事御史竊緣希孟早自入臺以來論事私邪動多迎合今略舉一二事衆所共聞者以言之前年中以國朝故事内臣不得遷至刺史已上官資王守忠意望節旄知物議未允既爲前後省都知又欲請節度使俸給漸開其端以圖節鉞是時諫官韓絳力言不可家居待罪欲望朝廷聽從

希孟不顧國家紀綱不思朝廷大體輒敢上言稱恩命已行只乞後人不得為例忘祖宗之久制取宦者之歡心又中書劄子下御史臺同刑法寺衆定百官行馬失序事同時聚議皆云臣子起居辭見對君父失儀尚矜恕不作遺闕豈為偶近兩府行馬趨朝既已贖銅又作過犯希孟承望大臣風旨不顧君臣輕重之分不肯回署奏狀而乃獨入文字乞理為過犯此皆憸邪迹狀明白兼後來因全臺上殿奏事陛下親發德音面責希

孟不踰兩月自言事臺官除為開封府判官中外喜快
咸謂朝廷公明忠邪判別今却自府判除充言事臺官
士人相顧失望特謂朝廷故用此私邪之人况本人資
性已定不改前非陰巧蔽欺熒惑朝廷所損不細國家
置御史臺蓋欲執法司直肅正天下必得端亮公正之
士同心協力維持綱紀以重朝廷又陛下精擇輔相以
求至治必在澄清中外動協衆心豈宜風憲之司雜用
姦邪之輩又言事御史舊雖二員自來多是止除一員

或亦全闕今來毋湜雖入諫院見有馬遵一員未至闕事伏乞别與希孟一差遣希孟議行馬事在皇祐五年六月　壬寅改希孟為祠部員外郎荆湖南路轉運使

癸夘侍御史梁蒨言近制兩府大臣遇假休日方許一見賔客非所以廣朝廷聰明也其開禁使接士如故從之御史臺記云蒨欲結文富故上言乞舉班迎故事朝議哂之又希執政意上言乞兩府私第不許接見賔客蒨性謟諛所言大抵類此按實録十月癸夘所書則蒨乃乞開兩府私第見客之禁與御史臺記不同恐馮潔已亦私有好惡也今不取此雖云從蒨所請然賈黯明年自知制誥出知許州猶以客禁為言則蒨所請初

亦未從也當考

乙巳禮部貢院上刪定貢舉條制十二卷

丁未邇英閣讀史記龜策傳上問古人動作必由此乎孫抃對曰古有大疑既決於己又詢于衆猶謂不有天命乎於是命龜以斷吉凶所謂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蓋聖人貴誠不專人謀黙與神契然後為得也上善其對

初禮部奏名進士諸科各以四百為限又請雜問大義

僥倖之人悉以為不便欲揺罷詔法諸科問十義九經不責記誦皇祐五年閏七月戊子詔惟禮部奏名限四百不見此指揮選舉志稱皇祐四年恐誤具注嘉祐元年四月己酉知制誥王珪言唐自貞觀訖開元文章最盛較藝者歲千餘人而所收無幾咸亨上元中甞增其數然亦不及百人國初取士大抵習唐制逮興國中增闢貢舉之路其後寖以益廣無有定數比年以來官吏猥溢於常員故近詔限數四百近詔未見嘉祐元年四月丙辰可考兹誠所以懲仕進之弊也取士惟進士明經諸科明經先經義而後論策

三試皆通為中第其大略與進士等而諸科既不問以經義又無策試之式止以誦數精粗為中否則其專固不達於理安足以長民治事哉前詔諸科終場問本經大義十道九經止問義而不責記誦皆已著之于令臣慮言者以為難于遽更而圖安于弊也惟陛下申敕有司固守是法毋輕易焉而尚書屯田員外郎朱景陽又奏謂禮部試日以巡捕官察士子挾書交語私相借助而貴遊子弟與寒士同席父兄持權趨附者衆巡捕官

多倖邪希進之人為之庇蔭莫肯糾舉都堂主司縱而不詰上下相蒙寒士寡徒獨任臆見譬如戰鬬是以一夫之力而當數百人也請令寒士與鎖廳者同場别考則勢均力敵可絶徧私奏寢不報而申嚴廵捕官不察之法朱景陽據本志附見當自有月日

庚戌翰林學士刋修唐書歐陽修言自漢而下惟唐享國最久其間典章制度本朝多所參用所修唐書新制最宜詳備然自武宗以下並無實録以傳記别説考正

虛實尚慮闕略聞西京內中省寺留司御史臺及鑾和諸庫有唐朝至五代已來奏牘案簿尚存欲差編修官呂夏卿詣彼檢討從之夏卿晉江人也　大食國首領來貢方物

壬子邇英閣講周禮祭祀割羊牲登其首王洙曰祭陽以其首首主陽祭陰以其血血主陰也神明不測故以類而求之帝曰然天地簡易非已誠其能應乎又講左氏傳鄭人鑄刑書洙曰子產以鄭國之法鑄之於鼎故

使民知犯其罪有其罰也帝曰使民知法為亂可止不若不知而自化也

癸丑荆湖北路轉運司言下溪州蠻彭仕羲舉衆内寇詔本路發兵捕之先是轉運使李肅之等因彭師寳為鄉導擊仕羲不克故仕羲數擾邊也

十一月丙辰出内藏庫絹三十萬下并州市糴軍儲

詔河北州軍契丹葬日毋得舉樂

丁巳詔陜西轉運司同州鐵冶自今召人承買之

初虞部郎中薛向言河北糴法之獘以為被邊十四州
悉仰食度支歲費錢五百萬緡得米粟百六十萬斛其
實才直二百萬緡爾而歲常虛費三百萬緡入於商賈
蓄販之家今既用見錢實價芻去三百萬虛加之弊矣然
必有以佐之則其法可行故邊穀貴則糴澶魏粟漕黄
御河以給邊新陳未交則散糴價以救民乏軍食有餘
則坐倉收糴以待不足使見錢行而三利舉則河北之
穀不可勝食矣於是詔置河北都大提舉使糴糧草及

催遣黄御河綱運公事已未以向為之

壬戌詔流内銓南曹自今舉官文臣知雜御史少卿監武臣閤門使以上并江淮發運使諸路轉運副使提點刑獄朝臣使臣開封府權判官府界提點更不限贓私罪其餘犯私罪杖已上不理為舉主若私罪笞者聽之

乙丑宣徽南院使判延州吴育言國家總挈萬幾惟在綱要小大之務各有攸司若朝廷職舉而事簡則坐制天下不勞而治矣今尚書省是其本也自唐末五代因

循苟且雜置他局事無本末不相維持使天下之大有司廢為閒居凡細瑣之事動干朝廷遂致君相焦勞日不暇給如百川浩蕩而不治其本源萬目開張而不得其條領雖欲盡力其勢莫可以正也臣前判尚書都省見其官司局次燦然具存且如有大論議當下衆官雜定以質所長久廢不舉今惟定謚時一會都堂是行其小而廢其大論者深惜之竊謂久廢之職豈能一日盡其美當隨宜講舊漸復之請且於諸學士中分命知六

曹尚書事其舍人待制及兩省官即知左右丞諸行侍郎事其餘館職有名望朝士即知郎中員外事仍於舊相及前任兩府重臣中除一二人判都省然後各使檢詳典故度其可行者奏復之其次諸司寺監從而舉之至於金穀之計見屬三司者亦無相妨並須仍舊事不驚俗體皆有宜歲年之間此制一定有所責成則高拱無為之治可以馴致矣事下兩制定而言者謂尚書省職局今並入三司及諸司分領事難遽更乃罷之

丙寅邇英閣讀太史公傳上謂李淑曰太史公欲行其道而不果身未免於禍深可悲也顧其是非不謬於聖人真良史之才矣

丁卯詔河東路上供木植及并州先欠和糴斛斗嵐州合河第三津渡課錢并除之

己巳安南王李德政之子日遵遣使告德政卒仍進奉遺留物及獻馴象十癸酉贈德政侍中南越王賻賚甚厚命廣西轉運使屯田員外郎蘇安世為弔贈使乙亥

授日遵靜海節度使安南都護交阯郡王　右班殿直張安世為閤門祗候麟府并舊豐州縁邊同廵檢專管勾屈野河西北界以宰相富弼言安世河東土人有武勇特命之嘉祐二年二月甲戌載西人侵耕屈野河西事與此相關　增置開封祥符縣尉各一員　詔審官院編修皇祐三年以後衛改條貫慶厯四年二月

十二月乙酉參知政事程戡言前知益州聞風俗所傳歲在甲午當有兵起而民心不安葢渟化中李順狂逆

之年請禁民間私習六十甲子歌從之
丁亥中書奏自商胡決為大名恩冀患先議開銅城道
塞商胡以功大難卒就緩之則憂金堤汎溢不能捍也
願備工費因六塔水勢入横隴宜令河北京東預完堤
埽并上河水所占民田從之始用李仲昌議也
戊子知澶州天平留後李璋為修河都部署河北轉運
使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周沆權同知澶州都大管勾
應副修河公事宣政使果州團練使入内副都知鄧保

吉為修河鈐轄殿中丞李仲昌都大提舉河渠司內殿承制張懷恩為修河都監尋以北作坊使果州團練使內侍押班王從善代保吉周沆有論列附明年六月

庚寅降知廬州龍圖閣直學士刑部郎中包拯為兵部員外郎知池州坐失保任也

壬辰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施昌言為都大修河制置使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度支員外郎蔡挺都大提舉河渠司勾當公事太常博士楊緯並同管勾修河

昌言辭之不許

丁酉詔武臣有贓濫無得轉橫行其有戰功者許之初閤門通事舍人柴貽範乞遷閤門使御史臺言其嘗坐濫事免官不可以例除也

己亥廣南安化州蠻來貢方物　詔以知州蒙全會為三班奉職監州姚全科為借職　故翰林學士王禹偁孫延巳上所藏太宗皇帝賜其祖御書詩一軸詔賜錢一萬以御詩還其家

庚子契丹遣右宣徽使左金吾衛上將軍蕭運翰林學士給事中史館修撰史運來獻遺留物

辛丑詔國子監學官自今以三年為一任願留者許之仍不理資考

甲辰賜左屯衛大將軍克敦錢三十萬克敦進所為文求試及試學士院乃乞以兩日分試詩賦論既從所乞因罷推恩而賜之克敦德均凡也

侍御史梁蒨以病乞解言職改刑部員外郎直史館知襄州蒨罷言責必有故劉摯銘蒨墓云自乞解

言責御史臺記云遷起居舍人知諫院以病乞補外郡按倩未嘗入諫院臺記誤也以病乞補外郡當得之然臺記毁倩太過未可全信摯云請裁減任子恩自宰相始恐倩出亦不緣此今並不取

已酉契丹國母遣林牙保靜節度使蕭家文州觀察使知客省使杜宗鄂契丹遣崇儀節度使耶律達益州觀察留後劉日亨來賀正旦又遣林牙右領軍衛上將軍蕭鏐歸州觀察使冦忠來謝冊立

辛亥歐陽修又言朝廷定議開六塔入橫隴故道中外之臣皆知不便而未嘗極言其利害者何哉蓋其說有

三一曰畏大臣二曰任小人三曰無竒策今執政之臣用心於河亦勞矣初欲試十萬之人役以開故道修六塔未及興役遽又罷之已而終為言利者所勝今又復修然則其勢難於復止也夫以執政大臣鋭意主其事而有不可復止之勢固非一人之說可回此所以雖知非便而罕肯言也李仲昌小人利口偽言衆所共惡今執政大臣既用其議必主其人且自古未有無患之河今河侵恩冀即日之患已形回六塔將來之害雖大而

其害未至夫以利口小人為大臣所主欲與之爭未形之害勢必難奪就能奪其議則言者猶須獨任思冀為患之責使仲昌得以為辭大臣得以歸罪此所以雖知非便而罕敢言也今執政之臣用心太過不思自古無無患之河直欲使河不為患若能使河不為患雖竭人力猶當為之況聞仲昌利口詭辯謂費物少而用功不多不得不信為奇策於是決意用之今言者謂故道既不可復六塔又不可修詰其如何則無奇策以取勝此

所以雖知非便而罕肯言也衆人所不敢言而臣今獨敢言者臣謂大臣本非私仲昌也直欲興利除害爾若果知其為害愈大則豈有不言也哉至於顧小人之後患則非臣之所慮也且事貴知利害權輕重有不得已則擇其害少而患輕者為之此非明智之士不能也況治水本無奇策相地勢謹隄防順水性之所趨耳雖大禹不過此也夫所謂奇策者不大利則大害若循常之計雖無大利亦未至大害今言修六塔者奇策也然終

不可成而為害愈大言順水治隄者常計也然無大害不知為國計者欲何所擇哉若謂利害不可必但聚大衆興大役勞民困國以試竒策而僥倖有成者臣謂雖執政之臣亦未必肯為也况河水未始不為患今順已決之流治隄防於恩冀者其患一而遲塞商胡復故道其患二而速開六塔以回今河者其患三而為害無涯自河決横隴以來大名金隄埽歲歲增治及商胡再決金隄益又加工獨恩冀之間自商胡決後議者貪建塞河

之策未嘗留意於隄防是以河勢浸溢今若專意併力於恩冀之間謹治堤防則河患可禦不至於大害所謂其患一者十數年間下流淤塞則上流必有決處此一患而遲者也其患二者今欲塞商胡口使水歸故道治堤修埽功費浩大勞人匱物困弊公私此一患也幸而商胡可塞故道復歸高淤難行不過一二年上流必決此二患而速者也其患三者今六塔河口雖云已有上下約然全塞大河正流為功甚大又開六塔河道治二

千餘里堤防從一縣兩鎮計其功費又大於塞商胡數倍其為困弊公私不可勝計此一患也幸而可塞水入六塔而東橫流散溢濵棣德博與齊州之境咸被其害此五州者素號富饒財用所仰今引水注之河北一路坐見貧虛此二患也三五年間五州凋弊河流注溢久又淤高流行梗澁則上流必決此三患也所謂為害無涯者也今為國𠊱計者本欲除一患而反就三患此臣所不喻也至如六塔不能容大河橫隴故道本以高淤

難行而商胡決今復驅而注之必横流而散溢自澶至海二千餘里堤埽不可卒修修之雖成必不能捍水此士無愚智皆共知不待臣言而後悉也且河水天災非人力可固惟當治隄順水為得計不必求奇策立難必之功以為小人僥倖兾恩賞之資也惟朝廷熟計亟罷六塔之役時宰相富弼尤主仲昌議疏奏亦不省

壬子新修醴泉觀成即祥源觀也因火更其名

慶歷初淄濰青齊沂密徐淮揚八州軍既弛鹽禁兖鄆

亦相繼許通海鹽自是諸州官不貯鹽而歲應授百姓蠶鹽皆罷給然百姓輸蠶鹽錢如故是歲始詔百姓輸蠶鹽錢以十分為率聽減三分云此據食貨志但云至和中不得其時實錄會要俱無之今段至和中作是歲附至和二年末益至和三年九月方改元嘉祐也